

新编日本文化概论

沙薇 张娅萍 张利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新编日本文化概论

沙薇 张娅萍 张利 主编

G13

3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编日本文化概论 / 沙薇, 张娅萍, 张利主编.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12-9319-0

I. ①新… II. ①沙… ②张… ③张…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4467 号

新编日本文化概论

主 编: 沙 薇 张娅萍 张 利

责任编辑: 曹美娜

责任校对: 李 霞

封面设计: 万洲传媒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51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廊坊市三友印务装订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三友印务装订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77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9319-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写成员

主 编：沙 薇（安康学院）
张娅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 利（西安文理学院）

编 委：沙 娜（陕西理工学院）
王 楠（四川理工学院）

前言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岛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走过了数千年。我国是日本的邻国，与日本有特殊历史渊源。如何尊重历史，客观地认识日本文化特征对我国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文化虽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又孕育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本书对日本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部分进行了探究，即从中日文化交流、日本的宗教、教育、文学、传统文化、饮食文化、风俗习惯和文化遗产等方面，向读者展示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诸文化的来龙去脉，并对深藏在日本民族背后的文化底蕴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旨在使读者能够对日本文化有一个深层次的了解。《新编日本文化概论》极富知识性和趣味性。

本书主要分为十二章。文化篇涵盖了日本的历史、政治、传统文化、文学、经济、教育体育、宗教思想、风俗习惯、社会生活等绝大部分领域；第一章从风土和日本地理、自然环境出发介绍了日本文化的产生背景和条件，并对日本文化的特征进行分析；第二章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角度阐述了古代文化史上所产生的碰撞和文化沟通；第三章从日本战争前后阐述了现代文化的曲折发展历程，分析了每一阶段文化发展概况和特点；第四、第五章分别从日本的“家”制度文化和集团主义结构进行讲述；第六、第七章分别阐述了日本文学、教育方面的发展和特征，第八、第九、第十章则从日本社会生活习惯、文化遗产及传统宗教方面阐述日本特色文化；第十一章主要从日本产业发展大国的战略问题、现状和发展策略进行研究；最后一章就日本当代文化的发展趋向进行分析。每个章节在叙述中力求简明扼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多地介绍各方面的知识，努力使一个全方位的日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由沙薇、张娅萍、张利主编，编写分工如下：

沙薇（安康学院）第五、七、九、十、十一、十二章

张娅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第一、二、四章

张利（西安文理学院）第三、六、八章

编者

2015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文化概述	1
第一节 风土与日本文化	1
第二节 日本文化特征	10
第二章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	24
第一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24
第二节 隋唐时期	29
第三节 宋元时期	38
第四节 明清时期	43
第三章 现代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	51
第一节 现代社会文化思潮的进步与反动	51
第二节 现代文艺思潮方兴未艾	55
第三节 战争黑暗时期与文化的异变	59
第四节 战后新启蒙运动与文化变革	62
第五节 战后文学艺术的重建	66
第四章 日本的“家”制度与文化结构	71
第一节 日本的“家”制度	71
第二节 家族国家体制	77
第三节 日本的“家元”制度	81
第五章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和日本社会的纵向结构	86
第一节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简介	86
第二节 日本人集团主义的特征	90

第三节	日本社会纵向结构	93
第四节	日本式集团的内部结构	99
第五节	日本社会纵向结构的弊端	107
第六节	日本现代社会结构相关知识	110
第六章	日本文学	122
第一节	古代文学	125
第二节	近古文学	132
第三节	近现代文学	136
第四节	现代四大名家	139
第五节	现代日本文化知识	143
第七章	日本教育	147
第一节	明治维新前日本封建教育概况	147
第二节	明治维新后教育简况	150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体制	152
第四节	日本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	153
第五节	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	154
第六节	日本的先行学校教育制度	156
第八章	日本饮食文化	158
第一节	日本饮食文化的发展历史	158
第二节	传统的日本料理	166
第三节	日本饮食文化的特征	169
第四节	日本的酒文化	173
第九章	日本文化遗产	179
第一节	日本文化遗产的保护	179
第二节	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	186
第三节	日本自然遗产	189
第四节	日本文化遗产	191
第十章	日本传统宗教文化	202
第一节	天孙降临与国体思想	202
第二节	天皇崇拜与儒家“忠孝”思想的结合	204
第三节	天皇成为象征	204

第十一章	日本文化产业战略	206
第一节	日本文化产业大国战略提出的背景	206
第二节	日本文化产业大国战略的内涵	209
第三节	日本文化产业大国战略的实行措施	212
第四节	日本文化产业大国战略的实施成果及面临的问题	214
第十二章	当代文化的走向	220
第一节	经济高速发展、停滞与当代社会文化思潮	220
第二节	当代文化思想的考察	223
第三节	当代诸大家文艺美学观	226
第四节	当代文学诸流派的形成与解体	230
第五节	当代美术的世代交替	233
参考文献		237

第一章 日本文化概述

第一节 风土与日本文化

所谓的文化，与文明不同，乃是根植于这个民族固有的，因而也是原生态的。换言之，就是某个民族自古形成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即便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发生天大的变化，它依旧具有一种较为恒定的特性。尽管文化的构成具有诸多的复合因素，但只要人们生活在某一片土地上，就不可能不受到那片土地所具备的风土特征的影响。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创造了文化的人与人所置身的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现，人的历史在某种层面上，乃是与包括“内在自然”在内的自然、风土进行交往甚至斗争的历史。而追溯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越是古老的人类就越是受到自然和风土的制约。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从一个民族的历史源头去挖掘到文化最基层的东西。而且，如果人的历史在其源头受到自然风土左右的迹象越明显，那么，当考察某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比如日本文化特征——的时候，就越是有权利认定，这个民族——比如日本民族，其与日本列岛的自然之间所构成的关系，乃是一种极其基本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像日本人这种自古居住在日本列岛上，被大海与四周隔绝开来的岛国民族，自然环境对包括民族性格在内的日本文化的决定作用就更加明显。

正如日本宗教学家山折哲雄所指出的那样：“流淌在我们最深层意识里的，乃是从三千米的高空中俯瞰到的日本风土，还有那种风土所孕育的感性和文化。或许那可以说是从绳文人那儿继承下来的信仰，是万叶人的宗教世界，抑或并不仅限于宗教的万叶人的思考方式、感受方式。而既然从三千米的高空看下去，那些被森林和山脉所覆盖、被大海所环绕的风土，至今还浓厚地存在于日本列岛上，那么，古代万叶人的感性和文化，也同样应该浓厚地流淌在我们的深层意识里。”^① 我们不妨把古代日本人受到环境风土的影响而形成的感受方式和思维方式看作是贯穿在日本民族深层意识里的精神内核。

一、作为岛国的“孤立性”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自然环境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地理位置上。日本是一个靠近亚洲大陆东侧、太平洋西侧，由列岛组成的岛国。因中间隔着 200 公里的朝鲜海峡，从而与欧亚大陆隔绝开来，所以，除了 13 世纪曾遭到蒙古远征军一次未遂的袭击以外，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其他民族的任何侵略。相对孤立成了日本地理环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作为岛

^① 山折哲雄：『日本の心、日本人の心』，NHK 放送出版协会，2004 年版，第 20 页。

国,日本民族的构成比较单一、固定,因其移动和扩张的空间受到限制,从而使整个岛国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他们不可能像大陆国家的人那样自由迁徙,因此,在一个被限定的空间里,不能不彼此发挥协调精神,崇尚勤奋、诚实的品德,造就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精神。与陆地国家因居民的流动性,较难自然形成强有力的国家意识,从而需要确立凝聚国民精神的国家理念大为不同,在他们身上很容易获得一种共同体意识,比如早期的村民意识,及至后来国家形成后的国民意识,这种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他们团结一致,形成了避免对抗,强调协调行动的集团主义和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但与此同时,汪洋大海也成了阻隔岛国与大陆的一道屏障,因缺乏与外国的直接交流,他们容易陷入视野狭窄、小肚鸡肠、排斥外来者的所谓“岛国根性”。与命运共同体成员的极度协调精神和对共同体之外者的排斥,构成了日本人“内外有别”的强烈反差,以至于即使在现代日语中,“内”与“外”依旧是规定着日本人两种截然不同行为方式的关键词语。即表现为两种迥然相异的态度:对“外”的彬彬有礼,还有在彬彬有礼的面纱下所隐藏的冷漠,甚至敌意;对“内”的随意,以及渗透在随意中的强烈一体感。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日本或许都可以被称作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远离各种大陆文明,经常担心遭到入侵,使日本人产生了与世隔绝的愿望,从而从某种意义上加强了其民族主义的倾向。同时,宽阔的海峡又成了催生日本人好奇心的发酵剂,使他们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具好奇心的民族。因此,尽管孤立的地理条件增加了日本人与外界交流和通商的难度,却没有阻止日本人向大陆派遣使者,以获取必要的情报,也使他们比大多数陆地民族更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发展国家,并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对外来文化进行为我所用的取舍。从朝鲜半岛民族与日本民族在面对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时所采取的姿态中,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半岛与大陆紧相毗连,因此在远为强大的大陆文明面前进行反抗,就很可能遭到毁灭的命运,从而导致了朝鲜半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华文明的臣服。而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幸免于来自大陆的直接入侵。正是得益于岛国的地理条件,日本人才赢得了空间和时间,去摸索一条谋求自身文化身份的道路。正如赖肖尔所说的那样:“孤立也许使日本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类似民族创造出更多自己的文化,并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理环境的孤立使日本文明渊源于中国和朝鲜,却又与前两者迥然相异。如果这可以称之为文化上的“孤立”的话,那么,也正是这种“孤立”使日本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催生了日本人强烈的自我认同感,甚至是民族自豪感,形成了他们牢固的民族中心主义。

二、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日本人

无论是从海外旅行归来的日本人,还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旅游者,无不对日本的自然美赞叹之至。雨量丰沛,森林茂密,绿草葱茏,阳光充足,风景优美,变化多端,富有层次,且大都小巧玲珑,纤细精致。昭和初期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英国人山索姆夫人曾感佩万分地赞美道:“日本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国土美丽无比……国民勤劳而善良。……拥有大量的瀑布、山脉,以及盛开着美丽花朵的树木。晴天居多。根据季节不同,能观赏到温暖的海洋和熠熠闪光的雪景。因此,日本人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并愿意在妄自尊大的外

国人面前进行夸耀，也自在情理之中。”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也写道：“日本列岛处于一个较好的纬度上，在南北狭长的地形上，山脉像脊骨贯穿其中。周围被复杂的海岸线所包围，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树木种类繁多，并且极其茂盛。从南部的亚热带景观到北部的亚寒带风土特征，四季变化非常鲜明，还有较多的高山，经常呈现出山顶是积雪，中部是红叶，山脚还是一片绿色的景观，日本的风光就是如此的多姿多彩。但是，空气湿润，霞、雾很多，从而呈现出一幅具有柔和色调的风景特征。同时还体现出一种意味深远的——晴趣。这种同时具有多彩和淡白、华丽和幽玄两种不同特征的性格，其表现不是强烈的，而是纤细的，具有深远意味的情趣，这可以说是日本自然的特色吧。”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使日本人比一般的农耕民族对土地怀有更深的眷恋和亲近感，造就了他们对自然之美和季节嬗变更为敏锐的感受性和观察力，并影响到了日本人的美学意识和宗教意识，催生了他们与自然为友，与自然共生的自然观。

今天，无论你路过哪个日本人的房屋，都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不管那个家庭有多么寒碜贫穷，都肯定会在房屋的某个角落或是窗边栽种着一盆鲜花，在壁龛里悬挂着一幅挂轴，上面描绘着与季节相宜的自然景物。即便他只有一块不大的土地，也必定会把它开辟成一个小小的花园，要么在庭园里种上几株松树，竖起一座石质的灯柱，要么用青苔铺满地面，并摆放一些精心挑选的磐石碎块，营造出所谓的枯寂之美。甚至还会挖掘一个水池，以便将整个自然浓缩在自己的庭院里，体验置身在自然中的怡然乐趣。

三、日本人与季节感

日本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景色各异，这磨炼了日本人对自然变化的敏感性。日本人总是由人生马上联想到自然，或是由自然联想到人生。一听到“风”，就会联想到“寂寞”这个词；一说到“春雨”，就会涌起“温暖而静谧”的感觉。日本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就充满了对自然的描写，而随笔集《枕草子》作为与《源氏物语》齐名的古典文学名著，其开场白也是以自然为中心的感性表述：“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头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地横飘在那里……”而在兼好法师的《徒然草》中，也随处镶嵌着作者对自然带有无常观的感慨：“季节的更替让人不禁悲从中来。”

被誉为世界上最短诗歌的俳句则规定必须以季节为题材，在17个假名里纳入表现季节的词语，即所谓的季语。这些词语多半反映的都是年中的节庆、花鸟、动物，并被汇总在一部名叫《岁时记》的词典里。而在花道、茶道中，季节感也构成了重要的主题之一。即便是普通日本人之间写书信，也大都不忘在起首部分加上季节变化的描写或问候。这种感性不仅浸润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也广泛地体现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总是顺应四季的变化，品尝各种时令的美味佳肴，适时地改变服装和调整家具，让和服上的花纹取自各个季节的植物花卉，比如秋天的枫叶，春天的樱花，等等，并衍生出赏花、赏月、赏雪等具有全民性质的传统审美活动。记得很多年前，当前苏联的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登上月球，整个世界为人类征服宇宙的进步而欢呼雀跃之时，日本诗人深尾须磨子却对这一科学壮举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些奇怪地叹息道：“月亮是应该用来观赏和眺望的呀。”这看似诗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慨，却也道出了一般日本人所抱有的较之实用性更重视审美性的自然观。

对季节更替的敏感与对美的敏感交织在一起，使日本人变得富于感情，而小巧精致的自然景观赋予了他们善于捕捉并保持纤细的自然美的气质和技巧。日本人认为，他们对自然所具有的特殊美感乃是他们民族最显著的优点。尽管所有的民族都是爱美的，但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对美的钟情，对自然的挚爱，足以构成他们民族性格中最闪光的部分。怪不得日本明治时期的学者芳贺矢一在《国民性十论》中将“爱草木喜自然”列为日本国民的十大美德之一。

四、与自然共生的自然观

由于日本不是大陆块的组成部分，而是位于距大陆数百英里的海洋之中，因而，它比中国同纬度的沿海地区更具备海洋性气候的特征，四周浩瀚的海面就像是巨大的天然空调，调节着日本列岛的气候。虽然面朝日本海的“表日本”地区和面朝太平洋的“表日本”地区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但与我们中国大陆相比，就整体而言，日本夏季不很炎热，冬天也不太寒冷。而且，除了夏冬两个较为难熬的季节，其他的8个月则气候宜人，温度变化舒缓，且富有规律性，催生了层次分明而又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色。正如大野晋指出的那样：“基本上说，我认为日本是一个易于居住的国家。气温适宜，不冷不热，只要与自然友好相处，就能够生存下去。没有必要殚精竭虑地去思索生活的目的或手段什么的。”^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文化乃是一种强调顺应自然，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文化。和西方社会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把自然看作是敌对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与自然斗争”“征服自然”的自然观大相径庭，日本人把自然看作是本质上友好和善的东西，是与自己无法隔离开来的伙伴。只要看看日本和西方房屋结构的不同，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尽管现在，西方式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在日本越来越多，但日本人向往的依旧是那种独家独院的传统房屋。从套廊向庭院延展开去的那种开放式结构，让房间内部与庭院融为一体，即使待在房间，也同样被包围在微风的吟唱和虫鸟的鸣叫里，让人可以尽情地置身在与自然共存的空间里。而西方文化乃是以人中心的人工文化，“这种主张主要源于基督教，在基督教看来，自然是神为了人类而营造出来的东西，人和自然乃是各个不同的存在，自然没有灵魂，自然乃是供人类利用和支配的东西。”而只要看看日本最古老的记、纪神话就知道，与唯一神创造了万物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同，在日本的创世神话里，首先是有了自然的存在，其次才是神由自然中诞生，最后是人类从神当中衍生出来。自然本身就是神，而人一旦死亡，就与自然合为一体。这些神话无疑反映了一个事实：日本人自古就抱着与神=自然共生共存的信仰。这种将自然视为神明的自然观表现了日本人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所形成的具有泛神论色彩的自然崇拜思想。

五、季风与日本人

尽管日本属于海洋性气候，但其重要的气候特征之一乃是季风的存在。季风约每半年就变化一次风向，因此夏冬两季恰恰风向相反。这种被季风所左右的气候在南亚·印度一带表

^① 大野晋等：『日本·日本薈·日本人』，新潮选书，2001年版，第32页。

现得最为典型，其特征是夏季高温多湿，而冬季则低温干燥，夏天的季风呈现出暑热与湿气相结合的特性。这种与暑热相结合的湿润带来了令人窒息的闷热气候，但也给陆地上包括水稻在内的植物带来了足够的水分，促成了它们的生机和繁荣，使人们即便遭受蒸笼般炎热的折磨，也不得不在心理上对这样的自然现象加以接受和认同，而不是采取对抗的态度。与此同时，季风常常化作像豪雨、暴风、洪水等狂暴的力量，且这种力量是如此巨大，足以让人们放弃抵抗的意志，形成听天由命、惯于忍受的性格。这种“接受与忍耐”的性格乃是季风气候地区的人们共通的特征。

虽然同属季风气候，但日本因地理位置处于西伯利亚荒漠与浩渺的太平洋之间，经常受到大陆寒气团的影响。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2月，寒冷的季风从西伯利亚穿越大陆而来，与北上的对马暖流在日本海相遇，吸收了充足的水蒸气后，因遭到崇山峻岭的阻隔，而化作暴风大雪裹挟住日本列岛。而每年的8月到10月，季风又常常化作突发性的台风这种特殊的气候现象，在给日本很多地方带来严重危害的同时，送来庞大的雨量。因此，日本季风与南洋·印度季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种热带性和寒带性并存的二重性。再加上台风所具有的季节性与突发性并存的二重性，给日本人“接受与忍耐”的性格赋予了某种特性，催生了他们那种被称之为“安静的激情和富于战斗性的恬淡”的国民性格。

日本伦理学家和辻哲郎在他的《风土》一书中，特别关注季风给日本的风土和民族精神结构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季风在夏天化作台风，冬天化作大雪的二重性可以被称之为“热带性·寒带性并存的二重性格”，这一点在日本的植物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日本既旺盛地生长着离不开充足阳光和丰沛湿气的热带草木，也随处可见以寒冷和少量的湿气作为生长条件的寒带植物。一些树木甚至本身就具备了这种二重性。比如，日本的竹子在披风戴雪的过程中，已经不同于一般的热带竹子，具有了柔软的弹性和应变性。而日本人在季风面前形成的接受与忍耐的性格就与竹子一样，也具备了热带和寒带两种性质。它既不像南亚等纯热带地区那样，因一年四季都处在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从而表现为单纯的感情横溢，也不像北欧等纯寒带地区那样，365天都寒冷逼人，一成不变，使人感觉迟钝，表现为单纯的感情持久，而是丰富地流淌着，在变化中静静地持久就像四季各异的季节变化明显一样，日本人的接受性也寻求一种快节奏的变化。所以，它不具备大陆式的沉稳，而显得非常活跃和敏感。正因为活跃、敏感，所以容易出现疲劳，缺乏持久性。而且，这种疲劳不可能依靠刺激的修养来治愈，而只能借助新的刺激、情绪的转换等情感变化来达至治愈。可当治愈的时候，感情并没有因变化而转化为其他的感情，而依旧是原来的感情。因此，在它缺乏持久性的背后，又隐藏着另一种持久性，即是说，感情在变化中静静地持久。其次，日本人的性格还具备台风那种季节性和突发性的双重特征。在变化中静静持久的感情，在不断地转化为其他感情的同时，又作为同一种感情延续下来，所以，既不是单纯地按照季节，富于规律性地变化，也不是单纯地加以突发性的偶然变化，而是转换为一种在变化的各个瞬间既包含着突发性，又同时被此前的感情所规定的其他感情。就如同台风带着突发性的狂暴一样，感情也在转化为另一种感情时，爆发出远远超乎预想的强度。因为具有突发性，所以不会执拗地一直持续，而是恍如晚秋初冬的狂风般一掠而过。因此，它甚至可以制造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无须执拗的争斗，就能够全面地实现社会的变革，并由此催生了日本那种崇尚感情的亢奋，却又忌讳执拗的国民特性。或许我们可以从和辻哲郎的这一理论中找到樱

花成为日本民族性格之象征的理由。每年春天，满山遍野的樱花是如此急迫而华丽地盛开，却又无意执拗地持久绽放，而是同样匆忙并恬淡地随风凋谢。

其次，在和辻哲郎看来，日本人对季风所抱持的忍耐态度也带有热带和寒带的双重性。它既不同于热带那种在自然的淫威下丧失了斗志，从而轻易放弃的断念，也不同于寒带那种悠闲而怠惰的忍受。暴风和豪雨的威力尽管最终迫使人们不得不忍受和服从，但台风的性质却不可能不在人的内心唤起近于战斗的激情。因此，日本人尽管并不试图征服自然，或是与自然敌对，但仍旧在战斗性的、反抗性的情绪中，达成了一种不具持续性的断念。而且，这种忍耐还带着季节性和突发性。因为它包含着反抗的特质，所以，既不可能按照季节富有规律性地重复忍耐，也不单纯是突发性地、偶然性地去进行忍耐，而是在不断重复忍耐的各个瞬间里隐含着某种突发性。包含在忍耐中的反抗会屡屡扶持着台风般的猛烈，突发性地熊熊燃烧，而在这情感的暴风雨之后又会霍然出现寂静的断念。于是，在对季风的接受和认同中所表现出的季节性和突发性，与在对季风的忍耐中所表现出的同一特性相辅相成，使得反抗和战斗进行得越是猛烈，就越是备受赞美。但与此同时，这种反抗和战斗又不能是执拗的。在日本人看来，潇洒地断念可以使猛烈的反抗和战斗成为更加值得赞美的东西。突然由反抗转向忍耐，即适时地达成断念，淡然地忘记，乃是日本人过去和现在都视作美德的品格。由樱花所象征的日本人的气质，大都缘于上述这种带有突发色彩的忍耐性。而最显明的表现就是淡然地舍弃生命。存在于反抗和战斗之根基的意志，原本是出于对生的执着，可当对生的执着以巨大而猛烈的势头尽显无余时，那种执着中最引人注目的，却又恰恰是对执着于生加以全盘否定的态度。或许可以说，日本人的抗争至此达到了它的极致。

换言之，就是将斗争从对生的执着升华到对生的超越。和辻哲郎把这称之为台风式的忍耐性。因此，日本人生存方式的特性就在于：丰富的感情在变化中静静持久，又在持续变化的各个瞬间里隐含着突发性，而这种活跃的感情在反抗的过程中会沉淀为一种断念，在突发性的亢奋背后隐藏着陡然断念的静谧。这就是所谓安静的激情，富于战斗性的恬淡。而和辻哲郎把这视作整个日本人最基本的国民性格。

尽管和辻哲郎的风土论遭到了不少人的诟病，认为这种风土决定论太过片面，用单纯的风土来代替历史发展的眼光，也缺乏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文化的视野，但谁又能否认，自然和风土对文化的重要作用呢？哪怕它不是决定民族性格的唯一因素，但也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论述日本人的台风性格时，和辻哲郎那些看起来似是而非，甚至自相矛盾的描述，非常准确而精到地捕捉住了日本人国民性格的微妙之处：热烈中蕴藏着沉静，忍耐中蕴藏着反抗，突发中又有持久，执着中又有放弃。正是这些矛盾的性质辩证地统一于日本人身上，让日本人被包裹在一层神秘的面纱里，使人难以捉摸。就像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开篇中写到的那样，“人们往往用一连串‘但是，又’这种极为离奇的措辞来描写日本人，而对任何一个民族却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手法。”但不管怎样使用矛盾修辞法来形容日本人，甚至把“喜怒无常”“不可理喻”当作他们性格最突出的标签，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或许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偏见，因为在他们那种变化无常的喜怒哀乐和不可理喻的矛盾行为中，其实有着自身的规律性。

在美国占领军小心翼翼、高度戒备地踏上日本这个曾是敌人的国土，以为会遭到日本人的疯狂报复时，日本人却向他们表示了最大的好感和欢迎。日本人以极端的善意接受战败及

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以鞠躬和笑容、挥手和欢呼来迎接美国人。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日本人这种战败后 180 度的转变，让美国人实在捉摸不透，并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美国人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①但这种 180 度的突发性转变在日本历史上却并不鲜见。1862 年，英国人理查森在萨摩藩被杀害，引来英国军队远征日本，炮轰鹿儿岛。不料对于这次炮轰，以最为傲慢和好战而著称于日本的萨摩藩武士不仅没有誓死报复英国人，相反却抱着不打不相识的想法，希望与英国人建立良好的友谊。因为他们从英国军舰的炮击中看到了敌人的强大，并试图向英国人请教。他们与英国人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且于翌年在萨摩藩开设了学校，以教授西方学术的奥秘。“西方人很难相信日本人能够在没有精神痛苦的情况下从一种行为方式转向另一种行为方式，我们的经验中并不包括如此极端的可能性。然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我们所认为的矛盾——却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中。”^②本尼迪克特把这叫作“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认为“当情况有变时，日本人也能改变其态度，转向新方向”，但不能不说，这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源于日本人那种一旦发现情况有变，就能够适时放弃，忌讳执拗的国民性。因为“日本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把改变态度视为道德问题”，所以，“他们并不感到有固守老主义的道德必要”。^③正如赖肖尔指出的那样：“……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天灾的缘故，日本人不得不表明自己的行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但他们根据自己以情境为中心的伦理，认定情境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去面对时，即使突然在态度上发生逆转，也大多会得到社会的认可。”^④即是说，很可能是由于包括台风、地震在内的天灾的影响，日本人养成了根据各个情境来设定相应的行动基准的习惯，因此，日本人的行为基准具有“情境中心”的取向，且被认为是妥当的，受到社会的认可。而且，作为同一个人的行动，存在着在旁人看来不无矛盾的地方，但他们却能巧妙地区别使用各个不同的行动基准，具有针对变化的情境而做出富有弹性的应变措施的能力。

既然日本人能够在执着中根据情境的变化断然选择放弃，那么，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也就变得不无可能：用和辻哲郎的话来说，就是被包含在忍耐中的反抗会屡屡挟持着台风般的猛烈，突发性地熊熊燃烧。就像美国人克里斯托弗所说的那样，日本人“在开始很长一段时期内，可以静悄悄地甚至是谦恭地忍受冤苦，然后有一天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爆发出来，不顾任何后果，这就是日本式的反应”。^⑤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机制，可以在持续的忍耐和突发性的反抗之间来回转换，而又并不影响他自身的一贯性。怪不得本尼迪克特说：“实际上日本人丝毫未变，他们的反应是与其秉性相一致的。”^⑥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和辻哲郎断言说，潇洒地断念，突然由反抗转向忍耐，淡然地忘记，这样的国民性格可以制造出某些特殊的历史现象，甚至达成某些在其他国家无法实现的社会变革。同样作为战后的占领政策，美国在伊拉克的占领行动遇到了伊拉克人的顽强抵抗，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尽管由于存在着时代背景、战争性质等诸多不同的因素，不能进行简单的类比，但美军对日

① 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九州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 页。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Edwin O. Reischau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57 (revised ed.). P. 140.

⑤ 罗伯特·C. 克里斯托弗：《日本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6 页。

⑥ 同①，第 125 页。

本占领的成功与对伊拉克占领的失败，似乎不能完全排除两国国民性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显然，被和辻哲郎称之为台风性格的日本国民性也在他们的审美意识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如，古典能乐和文乐中那缓慢沉重的节奏，演员笨重单调的动作，断断续续的太鼓声，涩滞哀怨的三弦琴声，无不营造出一种阴森静谧而又惊心动魄的感觉，总觉得在那种单调、沉郁的重复中孕育着某种可怕的激情。而日本电影中那些沉默寡言、面无表情的“酷男型”主人公却在内心深处藏匿着暴风雨般的激情，只等某个适当的时机，就像火山一样猛然爆发，创造出一连串的奇迹，然后又悄无声息地回归于平静，回归到像是台风吹过之后那种死一般的沉寂。高仓健之类的冷酷硬汉形象无疑也是日本国民那种台风性格在文学艺术中的审美反映。

六、地震与日本人“天然的无常观”

如果说台风是在一定的季节，按照一定的方向袭击而来的自然灾害，因此属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采取对策的威胁，那么，地震则是从地下向人们垂直地发动突然袭击的威胁，让人们无处逃遁。从某种意义上说，台风可以依靠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带互助网络来加以应对，属于与伦理、道德问题有着深刻关联的自然灾害，而地震则由于其突发性和绝对的破坏性，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是属于存在论范畴的不安和恐惧，属于与宗教式的恐惧感、不安感密切相关的自然灾害。而日本列岛存在着大量的断裂带，经常爆发破坏性的地震。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由此引发的火灾将东京和横滨夷为平地，13万人在地震中不幸丧生。1995年1月17日，关西地区发生阪神淡路大地震，死亡6300人，受伤43000人，毁坏房屋达20.9万户，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自然灾害。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尽管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对地震的研究也堪称先进，但在破坏性的地震面前，依旧是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东京一带大约每隔60年就会周期性地发生强烈地震，因此，日本人一直忧心忡忡，担心东京在不久的将来又会发生另一次强感地震。可以说日本人总是生活在地震的阴影下，因各种地震而引起的房屋振动已成为日常的风景，关于地震的报道经常充斥着电视的屏幕，不时提醒着人们，像地震这样的天灾就藏匿在身边，随时都在伺机爆发。

寺田寅彦（1878—1935）是曾经留学德国和法国的物理学家兼文学家，他在《天灾与国防》一文中指出，日本与西欧各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的角度看，都受到了特殊环境的制约。寺田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称之为“天变地异”，认为由此产生的烦恼反而给日本的国民性带来了正面的影响。他写道：“数千年灾难的考验造就了日本国民所特有的、种种优秀的国民性，这也是事实。”

在《日本人与自然观》一文中，寺田寅彦对西欧的自然和日本的自然进行了一番比较，指出西欧的地理条件相当稳定，其理由是没有地震。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地震格外少见。特别是法国和英国，几乎是处在地震的空白地带。他因此而断言，正因为有稳定的自然条件，欧洲的自然科学才得到了发展，才可能对自然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定量分析。比如，对于英国人来说，石头建造的房屋就象征着永恒。与此相对，日本列岛的自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中，而最大的原因就是地震。几千年来，日本人就生活在不知道地震会在何时降临的自然

条件中。“我们脚下这些常常被用来喻作岿然不动的大地却不时发生震动，具有这种体验的国民和没有这种体验的国民，其自然观出现巨大的差异，也是不足为怪的吧。”^① 一旦发生地震，居住在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就只能降服于自然的威胁，听天由命，从一开始就打消了与自然抗争的念头，而只能从自然的威胁中去学会如何管理危机。显然，地震不是一种孤立的地质现象，与气候学、地形学、生物学都有着种种微妙的联系。日本人为了应对地震，必然对相关的各种现象进行致密的观察，结果培养了日本人对环境观察的精密和敏捷，还磨炼了他们对自然的奥妙与神秘所持有的敏锐感觉。而且，“对自然的神秘与威力所知越深，人们就对自然越发顺从，不再抗拒自然，而是以自然为师，利用自古以来与自然打交道的经验，努力地去适应自然环境。”^② 因此，不同于西方科学对自然采取攻击性和征服性手段的性格，日本的科学在自然面前采取的是对症疗法式、非攻击性的态度。

对自然的顺从，对风土的适应——这就是寺田寅彦所谓的危机管理思想。在日本人针对不安定的自然所积累的生活智慧中，存在着很多危机管理的生活智慧，以及民族智慧。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凡事都要从最糟糕的方面去考虑，从不敢掉以轻心，并千方百计防患于未然。或许这也是小松左京那部虚构日本列岛即将沉没在大海里的小说——《日本沉没》能够畅销日本，发行量高达400万册的原因吧。而书店里，类似《日本面临挑战》《日本的危机》等的书籍比比皆是，就像是一个个报警器，构成了一套超敏感的报警系统，提醒日本人要有杞人忧天的精神。比如人们经常举到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敏锐的危机意识和危机管理体制使日本人能够从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中警觉到危机的迫近，发出“鸦片战争虽为国外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的感慨，从而下定决心踏上现代化的进程。

对于日本人而言，自然具备这样一种微妙的性格：自然既是一旦发飙，就让人无所适从的狂暴的“严父”，而另一方面，自然又是把人类丰饶地拥入怀抱的“慈母”。“尽管如此，无论当自然是人们的慈母之时，也无论当自然是生活的破坏者之时，都没有比日本人更热爱自然的国民了。即便当自然在人们头上施展淫威之时，我们的祖先也没有记恨自然。不管自然的淫威如何宣泄在人们营造的事物上，人们都只是抱着一颗自省之心。他们把这看作神明的规诫，当作自我反省的食粮。”^③ 日本的文学、学术、美术等就是因为在与慈母般的自然所建立的共存关系里，才得以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无论是《万叶集》中那些歌咏自然的古老和歌，还是川端康成的小说世界，也不管是宫泽贤治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诗歌，还是东山魁夷笔下描摹风景的绘画，无一不是诞生在与慈母般的自然所建立的一体关系中。一旦接触到慈母般的自然，日本人自身就被包容在了那种自然之中，一旦接触到慈母般的自然，人甚至可以从寂静的森林中聆听到神的声音，在荒无一人的山野里与风景对话。这是一种相信天地万物均有灵魂栖息，有生命驻留的信仰。只要翻开日本最古老的诗集《万叶集》就会发现，在古代日本人眼里，茂密的树木并非没有生命的物象，其中驻留着超越自然的神灵。山峦也不是单纯土块的堆积，而被看作是具有灵异性的神秘存在。这种在自然中获得的神秘体验，并不是像现代人那样经过缜密思索或洞察而得到的理性概念，而是古代人在接触到山川草木

① 小宫丰隆编：『寺田寅彦随笔集』第五卷，岩波文库，第236页。

② 同①，第236页。

③ 高瀬重雄：『日本人の自然観』，大八洲出版株式会社，1946年版，第2页。